

居
易
堂
集

五

卷之四

居易堂集卷之十一

題跋

題倪文正公尺牘後

昔黃相國石齋先生以忤時去國倪文正公特疏畱之乞以已官授先生而自就斥既奉嚴綸矣先文靖公一疏再疏乞允文正所請謂先生飭躬皎然可信文正進說誠然不欺今讀文正尺牘雖朋從往還率爾數語而憂國愛才如痾諸身所謂誠然不欺者不愈可見乎後十餘年文正以甲申死先文靖以乙酉死石齋先生以丙戌死殉義不屈後先一揆意者在天之靈語及生平當以相知之濇相視而笑言及天

下事恐又不止如卷中之長太息也

偶題友人畫梅

昔華光老人值梅數本於方丈每花放時移牀其下吟咏終日莫知其意偶月夜未寢見窗間疎影橫斜蕭然可愛遂以筆規其狀晨起視之殊有月下之思因此好寫梅得其三昧此墨梅之所自始也山谷見而美之曰嫩寒清曉行孤村籬落間但欠香耳其爲名賢所珍重如此後則有楊補之最擅其勝自茲以降畫者日繁而傳者無聞焉梅花標致既已清絕畫之者稍落筆墨蹊徑去之彌遠矣苟非何水曹林處士其人者未可語於梅也然其人未必能畫能畫者

又未必其人則華光補之豈得不稱絕調哉余性習
畫理少而知之山水樹石隨意點染至於梅則撒翰
矣畫梅有丁有點有萼有鬚奇兩三七厥有微著不
較難哉故蹊徑不可有而規矩又不可亾也若神韻
雖好而家數未諳其失則畫法則具備而意理塵俗
其失則人非人畫俱妙其無畫梅哉曼倩氏曰談何
容易其畫梅之謂乎

題邵僧彌墨菊

屈子憤世嫉俗謂荃蕙爲茅蘭芷善變而獨欲餐秋
菊之英非以其有淩霜之節耶故逸人高士往往寄
託呼爲端友良有以也癸巳中秋偶見邵子僧彌墨

菊一幅傳神阿堵風致宛然使范石湖見之亦當誤
入七十一種譜中因書鄭所南先生題畫菊詩以顏
之花開不並百花叢獨立疎籬趨未窮寧可枝頭抱
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

題唐伯虎先生畫像

嘗覽吳先民故實唐子畏先生有至性敦大節放浪
不羈其寄也古人困窮於時不能自明有陽爲盲啞
者矣先生佗僚無聊而僅自託於狂則猶幸耳顧當
全盛之世以先生之才壹鬱而出此可悲矣不幸而
更遭世之末流無所于容則其所自託又當何如哉

題七姬墓誌銘

七姬者元江浙行省左丞潘元紹之侍妾也至正末大兵臨境城未破七姬同日死節義著一時張羽誌其墓宋克爲書碑七姬姓程翟

徐羅下彭段
皆良家子

人非死之難而處死爲難非能死爲難死而能得其
所爲難也賢者誠重其死匹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若
七姬者可謂得死所矣其行芳其志潔身殉大節一
死重於泰山雖古烈士何以加諸夫觀於七姬而世
之無從頌而死者皆愧矣嗟乎等死也猶不能無少
遜焉而況於不死者乎

臨石田四景跋

偶得石田十景臨仿其四右幅則姑蘇臺也其屋角
隱隱露雉堞者桃花塢也煙柳春耕湖山平遠者長

洲苑也而墨瀋山則靈巖也余但愛其畫故不復志
名于幀首

石田畫桃花意甚淡遠然望之蔚然如蒸紫霞余不
善傳色遂以墨臨之善畫者固不求形似也

論者謂石田翁畫摹古者更佳於本色其畫姑蘇臺
純用子久法靈巖圖樹石仍出子久而皴斫分披則
荆關也予愛而仿之姑蘇臺固佳若此幅則恨古人
不見我矣

米芾論董元平淡天真品格高妙近世無比而煙嵐
出沒咸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石
田翁所作長洲苑圖亦然

題竹石贈方南明六十

竹之後凋與松栢同而其孤標風致則似過之所以
古人具邁俗之韻者往往寄託流連或圖寫其形狀
以自娛悅雖然此非渲繪之事也苟非其人豈易言
之故畫竹非子瞻與可之流不可也倪雲林自題其
畫竹云吾畫竹聊以寫我胸中逸氣耳寧辨其形與
似哉嘗塗抹久之而他人視之或以爲麻或以爲蘆
余亦不能必名之爲竹也余之爲此得無似之丁酉
春方子南明六十初度余貧無以爲壽乃舉所畫竹
石以貽之竹以似其人石以似其壽耳

題楊曰補畫冊

昔人善作小景其意遠其神全其景物深厚妙處每在筆墨之外故雖尺幅之微而能令觀者移情也近代畫家罕有得其意者頃見楊曰補先生所遺聞機上人畫冊而始歎其不可及也余於夏間亦作鄧尉十景爲萬峰和尚壽邀曰老共賞之曰老畏暑不能過從及秋而曰老逝矣余將誰與證此者余雖終身不復作畫可也

題畫芝

隱者采芝以療饑神仙餌芝以長生苟能療饑便能長生矣古來真隱去仙不遠梅子真世傳仙去陶隱居自希白日升天良有以也客笑曰畫芝者仙耶隱

耶夫十九年無悶山林不謂之隱不可而當其含墨吮豪造化在手即神仙奚讓焉放筆大快并題似雪公一笑

又

尚論逸民無愧采薇獨商山之芝耳余隱學商山饑同孤竹時畫墨芝以寄吾意寧止離騷香草比德君子哉

題山東董樵谷樵隱圖

余嘗覽古人行事至於朱百年胡叟未嘗不廢書而歎也百年性至孝隱居會稽南山伐樵採箸輒置道頭爲行人取去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久之始知

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值畱錢取樵箸而去胡
叟則嘗曳柴而行客至不輟至國朝遜國之變有東
湖樵者余聞其風而悲之夫賢者處世固欲有所建
明於時乃卒不免於負薪其有託而逃焉者耶亦無
所可用不得已而自資耶嗟乎賢者處世而不能免
於負薪其時蓋可知矣而吾尤以見其人也

題歸元恭小像

詩三百篇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離騷者猶離憂也
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者非耶嗟乎歸子其遇窮矣
故發爲文章託之歌辭愴怳流連淋漓感激痛哭長
歌則千人自廢而今乃擁膝枯坐拊影默默何耶其

昔人所云生非命之世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有
言耶嗟乎歸子吾知之矣其自契於道而無爲不平
之鳴耶故其擁膝枯坐拊影默默正可上繼風人而
遠希正則

題華藏菴迎翠閣

積翠南老人隱居穹窿之皇駕塢垂三十年其高風
峻範諸方歸重真如大梅縛茅龍山移屋不特掃跡
鄆市即叢林法席罕睹其面今其大弟子玉嶠禪師
復開法苑於靈巖山麓構小樓於佛宇之西偏顏之
曰迎翠虛其閣以爲老人方丈以佇老人之來也當
老人息影皇駕則白雲緘戶寂若無人及老人來而

彈指閣開西望穹窿萬山蒼翠盡收入方丈中矣昔
老子過函谷惟關尹喜知之謂紫氣東來當有真人
出關意者今老人之來亦必有光景彷彿獨玉嶠知
之乎余爲書額因復識之

題畫芝

商山紫芝節比采薇離騷香草芳同蘭茝此固幽人
貞士之所寄託者也余山居暇日輒喜畫芝竊自比
于所南之畫蘭墨瀋所成香風可挹或謂所南畫蘭
不著地而子必畫坡石或此獨遜古人夫吾之所在
即乾淨土也何爲不可入畫乎吾方笑所南之隘也

題俞禹聞先生畫

昔有高士淡隱名山人目之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
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又郭翻隱君不應辟命以漁釣
自娛嘗乘小舟往來吳楚間自目其舟曰此野人之
船也禹聞先生偶拈小景峭壁插江扁舟水裔一人
扣舷危坐逍遙容與想見其胸中浩然之致有默契
古人者故爲書前事以識之先生往矣見其遺墨如
見其人於此知彭澤絃歌益增隱致耳千古通人自
當以我爲知言先生復起亦不易我言也

題畫芝

劉彥和論離騷童蒙者拾其香草此不善言騷者也
離騷其志潔其行芳蒹蘭蘅若臭味所託耳豈童蒙

卷十一
之所能竊取乎癸卯仲夏余畫香草十幀以贈次其
先生先生棲心塵外脩然高寄余亦絕俗垂二十年
兩人心期同此芳潔庶幾足以有之不然吾恐荃蕙
之爲茅矣吾故謂彥和之不善言騷也

又

少室山中芝如車輪言其異也而海上仙山有芝成
宮闕者漢武好神仙宮中產芝一穗九莖言其瑞也
而宋祥符間有進芝萬本者若余之所畫則商山之
所采掇離騷之所詠歎而已黃綺遯世無悶則采芝
以療饑三閭憤世嫉俗則託香草以懷君子二者吾
俱有焉癸卯秋寄跡東渚雨中作此不禁其撫卷太

息也

題畫

余家藏石田先生夏山飛瀑圖筆墨濃潤蒼翠欲滴
開卷之際覺陰森撲人蓋全師董巨者也乙酉棄家
入山家世收藏盡皆羽化二十年來時時追憶其意
魂夢不釋癸卯夏日避跡秦餘杭山房坐看層巒積
翠茂樹重陰宛然昔年巨幅也因縱筆寫此景原本
董巨而仍以白石翁意出之董宗伯云如鳥雙翼吾
將老焉蒼眉居士其許我否并題似一笑

題畫芝

倪高士自題畫竹云吾畫竹聊以寫吾胸中逸氣不